

讀史兵略

讀史兵略卷三十八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文宗太和四年 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興元兵少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未至蠻退而還興元兵有常額詔新募兵悉罷之二月乙卯絳悉召新軍諭以詔旨而遣之仍賜以廩麥皆快快而退往辭監軍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已以賜物薄激之眾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絳方與僚佐宴不爲備走登北城或勸鎚而出絳曰吾爲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王景延與賊力戰死絳存約及觀察判官薛齊皆爲亂兵所害賊遂屠絳家戊午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庚申以尙書右丞溫

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時三省官上疏共論李絳之冤諫議大夫孔敏行具呈叔元激怒亂兵上始悟

溫造行至褒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造密與之謀誅亂者以其兵八百人爲牙隊五百人爲前軍入府分守諸門已卯造視事饗將士於牙門造曰吾欲問新軍去畱之意宜悉使來前旣勞問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圍之旣合唱殺新軍八百餘人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其手殺絳者斬之百段餘皆斬首投尸漢水以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死事者具事以聞三月己丑流楊叔元於康州

康州今德慶州

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

於軍旅習邊事者雖在卒蠻夷無所聞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  
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  
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  
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  
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  
崔旰之殺郭英乂張朮之逐張延賞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  
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恟懼  
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  
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胡氏曰戰勝之威士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正謂此也若  
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  
以來已自增兵歸者蠻寇已逼元穎始募市人爲兵得三千餘  
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

二百餘人此外皆元類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

胡氏

曰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以前人所以言蜀之險也以為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

之旁大路有三自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為之開通

胡氏曰勿鄧豐

琵琶兩林皆東蠻也

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

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

金帛賂遣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

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畱入堂案他日敗事不

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

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胡氏曰蜀自清溪關則南入南詔踰西山則西達吐蕃按清溪關在清溪縣南黎州

清溪雅即雅州府大度河自打箭爐入境逕清溪雅州嘉定之

南其西南則故越嶲郡之勿鄧兩林豐琶三蠻德裕蓋備南詔非備吐蕃也

五年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

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  
千人以慰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  
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今取工於  
別道以治之無不堅利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  
其眾奔成都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  
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  
恥是韋臯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尙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  
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  
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  
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  
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  
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況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

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

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維州今雜谷廳同中在  
隴州咸陽橋即便橋

七年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

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  
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  
未嘗五年閒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  
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  
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爲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  
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  
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  
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  
貴恩澤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

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颺暴交梓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開我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部表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創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



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疆傑懷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一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受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以爲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

爲則汾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卽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  
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剽吳越荆楚之饒以啖  
兵成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爲  
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  
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  
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  
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常多此不  
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  
上賞或一日再賜或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  
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於我矣此厚  
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軼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  
同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

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敢使迭來揮之堂然將  
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  
旋翔羊愧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  
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而乃踵前非是不  
可爲也又作守論以爲今之議皆曰夫偏疆之徒吾以良將勁  
兵爲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援  
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慝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  
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慝貞元之間適以此  
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  
度於是關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  
不問有司守恬而不阿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  
之逆息虜允皇子殯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

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割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漚軒轅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而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筭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厯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厯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又注孫子爲之序以爲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武

言身事四 卷三十一  
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讎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免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武宗會昌元年 秋八月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盟沒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爲仇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爲盟沒斯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爲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爲鄰國

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那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爲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爲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爲巡邊使使察回鶻情僞未還上問德裕曰盟沒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盟沒斯等帥眾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

乎況嘸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  
君臣之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鎮  
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少有鈔掠聽自讐報亦  
未可助以官軍胡氏曰先關之以離其交此在兵法習者不察耳仍詔田牟仲平毋得  
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  
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毋得先犯回鶻九月戊辰朔詔河東  
振武嚴兵以備之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  
賜之上以爲疑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候對  
之所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  
此糧噉飢虜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胡氏曰李德裕之本計是也至於此言特以箝陳夷行之喙耳若以用兵大勢言之固夷將不計一城得失也此弊自唐及宋皆然嗚呼可易言哉夷  
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賑之天德軍在吳喇特旂西振武軍

在托克托城東統兵九千人天德自中受降城移  
治統兵六千人河東治太原府統兵五萬五千人

盧龍軍復亂殺陳行泰立牙將張絳初陳行泰逐史元忠遣監  
軍僉以軍中大將表來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  
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  
自生變今請畱監軍僉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  
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  
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冬十月  
仲舒至京師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游客故人心不附  
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戎事人心嚮之勦者張絳初殺  
行泰召仲武欲以畱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昌  
平絳復卻之今計仲武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  
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



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秦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發兵爲朝廷討亂與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畱後仲武尋克幽州媯州長安中移治居庸在今延慶州雄武軍似當治此注言在薊州恐不北也檀州今密雲縣胡氏曰有大王北來保要鹿固赤城邀虜石子航七鎮居庸關在昌平州北關在延慶州

二年春二月河東節度使苻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回鶻復奏求糧及尋勘吐谷渾党項所掠又借振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借餘當應接處置三月李拭巡邊還稱振武節度使劉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苻

澈疾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爲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續冊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旣而可汗屢侵擾邊境續竟不行回鶻嗔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并僕固殺之那頡頏收赤心之眾七千帳東走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殺掠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未知此兵爲那頡頏所部爲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仲武先經略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權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

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卽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兵奮擊  
回鶻凡所虜獲並令自取回鶻羈旅二年糧食乏絕人心易動  
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畱於天德嗚沒斯情  
僞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縱使不誠亦足爲反閒且欲獎其  
忠義爲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  
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爲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  
從其言初太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召石雄於白州隸振武  
軍爲裨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  
甲申嗚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五月戊  
申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嗚沒斯等以嗚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  
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眾米五千斛絹三千匹  
那頡啜帥其眾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趣雄武軍窺幽

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斬  
首捕虜不可勝計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頏走烏介  
可汗獲而殺之時烏介眾雖衰滅尙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  
閭門山楊觀白回鶻還可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唃廝囉  
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  
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唃廝  
囉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慮彼猜嫌窮迫  
歸命前可汗正以猜慮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  
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  
在兼愛已受其降於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  
全事體深叶良圖秋七月唃廝囉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  
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

借天德城詔不許初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羌渾又屯  
杷頭烽北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  
爲那頡頏屯於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遠  
離塞下望敕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頏使得北還  
及那頡頏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爲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  
價給之又不去八月可汗帥眾過杷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  
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鬪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  
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  
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丁丑賜盟沒斯與其弟  
阿恩支習勿頡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國相  
愛邪勿姓愛名宏順仍以宏順爲歸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戒  
直還其國賜可汗書諭以自彼國爲紇屹斯所破來投邊境撫

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尙此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遙揣深意似恃嫺好之情每觀蹤山竇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頡干迦斯書以爲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紇吃斯所被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

守備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冰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月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紛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羣情終爲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令沔屯雁門關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誦唐事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入百餘人仲武破那頡頏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監使則歸

之癸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  
四十里劉河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襲故也然此  
事勢正堪驅除臣等聞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  
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唯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  
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  
冬十一月上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爲書賜公主略  
曰先朝割愛降婚義甯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  
鶻所爲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  
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  
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爲詞杞頭烽  
宜在平  
魯縣北東受降城在托克托廳中受降城在蘇爾哲河東岸天  
德軍在其西坤都倫河西岸振武城在東受降城東橫水即橫  
野軍在蔚州釋迦泊疑豐鎮縣北之奇爾泊胡氏日時烏介移  
帳保錯子山按卽正黃旗察哈爾之木孫忒克山也雲今大同



府朔州也大同軍在代州北三百里則今大同府邊牆外也  
大同川即大同府東北如渾水今日御河雁門關在代州北句  
注山東陞也大同軍額  
九千五百人故云少

初吐蕃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爲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  
妃緜氏兄尙延力之子乞離胡爲贊普纔三歲佞相與妃共制  
國事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預政事首相結都那見乞離胡  
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緜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  
其祀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爲此也老夫無權不得正其  
亂以報先贊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勢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  
滅其族國人憤怒又不遣使詣唐求冊立洛門川討擊使論恐  
熱性悍忍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曰賊捨國族立緜氏專害忠  
良以脅眾臣且無大唐冊命何名贊普吾當與汝屬舉義兵入  
誅緜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道助順功無不成遂說三部落

得萬騎是歲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自稱國相至渭州遇國相尙思羅屯薄寒山恐熱擊之思羅棄輜重西奔松州恐熱遂屠渭州思羅發蘇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八萬保洮水焚橋拒之恐熱至隔水語蘇毗等曰賊臣亂國天遣我來誅之汝曹柰何助逆我今已爲宰相國內兵我皆得制之汝不從將滅汝部落蘇毗等疑不戰恐熱引驍騎涉水蘇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殺之恐熱盡併其眾合十餘萬自渭州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枕藉洛門川在甯遠縣渭州今鞏昌府薄寒山疑在其西松州在龍安府西口外洮水今狄道州西洮州屬東自渭至松經唐時洮岷芳三州也

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眾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

眾寡見羶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  
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  
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爲十餘穴引兵  
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爲  
棄輜重走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創與數  
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  
丙午劉沔捷奏至

麟州今神木縣殺胡山卽黑山在今歸化城土默特界

上欲令趙蕃就頡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  
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以唐兵萬  
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  
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

按據衛公言則安西仍指龜茲今庫車同城也北庭今濟木薩城

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

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並沒唯此獨存吐蕃  
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  
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  
胡氏曰并力於西邊謂吐蕃并力以攻岐隴邠涇靈夏也無虞  
於南路謂西川在吐蕃之南也自長安言之西川亦在劍關之  
南若吐蕃寇蜀則北路自維茂入南路自嵩州入憑陵近甸旣食累朝貞元中章皐欲  
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  
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  
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入國皆願內屬其  
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旣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滅入處鎮兵坐收  
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願盟約臣  
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  
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甯忍以三百餘人命棄

信倫安果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與  
於竹舂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  
爲蕃帥譏誚云旣已降彼何用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  
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  
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  
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維州今雜谷廳合水棲雞在疊溪營

北魯州注云河曲六州之一  
則今鄂爾多斯左翼中旗西

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  
伺朝廷及上卽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爲士  
良所爲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  
鄰境皆潛爲之備從諫椎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又賣鐵  
資鹽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爲販易商人

倚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夏四月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他人主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稹爲牙內都知兵馬使從子匡周爲中軍兵馬使孔目官王協爲押牙親事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爲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元度分將牙兵從諫尋卒稹秘不發喪王協爲稹謀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爲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爲備而已使押牙姜峯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問疾稹又通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畱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上以

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日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腹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絳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宏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

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積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積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宏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宏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上黨積見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詔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蹕簾而立朝政恐有他變遽走出積贈賚直數千緡復遣牙將梁叔文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



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違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眾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囚姜豎梁叔文辛巳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從素令以書諭稹稹不從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甯節度使王宰爲忠武節度使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眾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旣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以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虛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

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  
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爲寇之腴  
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散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與我敵  
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  
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卿公抱眞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  
寒苦之軍橫折河朔疆梁之眾以此證驗人心忠亦習尙專一  
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  
耳值寶厯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尙存  
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令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不過圍一城攻  
一堡係繫穉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窺天井之口胡氏曰杜牧此  
說欲杜絕人之南窺懷洛也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甯兩軍帖以  
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

次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積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精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積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五月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河東節度使劉沔步騎二千守芒車關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洛掠堯山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冀氏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宏敬爲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朔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必不可與節則別除

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爲  
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卽命下詔討之王元逵受詔  
之日出師屯趙州以武甯節度使李彥佐爲晉絳行營諸軍節  
度招討使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  
井關南科斗店劉稹遣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詔  
王元逵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何宏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  
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胡氏  
日山東三州謂邢洛磁也按唐州謂李愬之兵天井關在澤州  
府南沁水之東忠武軍謂陳許武甯軍徐州也萬善鎮在河內  
縣芒車卽昂車在武鄉縣西北榆社縣在其東北臨洛在邯鄲  
東北堯山卽唐山縣冀氏在岳陽縣東南翼城東北仰車劉卽  
昂車  
關也

吐蕃鄯州節度使尙婢婢世爲吐蕃相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  
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彝泰贊普疆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沈

勇有謀略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謀篡國忌婢  
婢恐襲其後欲先滅之是月大舉兵擊婢婢旌旗雜畜千里不  
絕至鎮西大風震電天火燒殺裨將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熱  
惡之盤桓不進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我如螻蟻以爲不  
足屠也今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如迎伏以卻之使其志益驕  
而不爲備然後可圖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且致書言相  
公舉義兵以匡國難圖境之內孰不向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  
敢不承命何必遠辱士眾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  
先贊普授以藩維誠爲非據夙夜慚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賜以  
骸骨聽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恐熱得書喜徧示諸將曰  
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亦  
無所用也乃復爲書勤厚答之引兵歸婢婢聞之撫髀笑曰我

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

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邠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賜諸軍詔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宏敬取潞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爲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遂以雄爲晉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爲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爲權倖所疾

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宏敬亦爲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宏敬王元達張仲武皆具藥韃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王元達奏拔宣務柵擊堯山劉稹遣兵救堯山元達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達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達同平章事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要置之要地耳王元達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宏敬猶未出師元達屢有密表稱宏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賜宏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闔

山險未能進軍

胡氏曰河陽關太行之險河東關石合昂車之險

賊屢出兵焚掠晉絳

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宏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何去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宏敬奏已自將全軍度漳水趣磁州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



和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  
攻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閤險不進故賊得併兵南下若  
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  
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令  
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甲申  
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窘乏上  
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  
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  
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  
遂攻之日景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

胡氏曰  
義成軍

滑州

兵茂元困急欲帥眾棄城走都虞候孟章諫曰賊眾自有前

卻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纔至尙未食聞侯射

走則自潰矣。願且強留茂元，乃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眾。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宜。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歲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何宏敬奏拔肥鄉平恩，殺傷甚眾，得劉稹勝帖，皆謂官軍爲賊。云遇之，卽須痛殺。癸巳，上謂宰相何宏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宏敬檢校左僕射。丙午，河陽奏王茂元卒。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爲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

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昕爲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庚戌以石雄代李彥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軼

按翼城縣屬平陽府宣務柵在唐山縣北蜩斗寨在天井關南肥鄉屬廣平府平恩今卽縣孟

州今孟縣

是月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尙婢婢遣其將龐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龐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龐結心陽敗走時爲馬乏不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夾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恐熱單騎遁歸

拔大夏川在  
河州西南

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卽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  
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願望未進上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  
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  
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破潞  
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爲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  
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致死按烏嶺山在翼城東北  
石會關在榆社縣西  
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張仲武疾之山是有隙上使李回  
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辛未徙  
沔爲義成節度使以前荆南節度使李石爲河東節度使党項  
寇鹽州以前武甯節度使李彥佐爲朔方靈鹽節度使十一月  
邠甯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愈熾不可不爲區處聞党項

分隸諸鎮

胡氏曰綏銀靈鹽夏鄯肅延麟勝慶等州皆有党項諸鎮分領之

剽掠於此則亡逃

歸彼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爲擒送以此無由禁戢臣屢奏不

若使一鎮統之陛下以爲一鎮專領党項權太重臣今請以皇

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幹之臣爲之副居於夏州理其辭訟庶

爲得宜乃以充王岐爲靈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党項大使又

以御史中丞李回爲安撫党項副使史館修撰鄭亞爲元帥判

官令齋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鎮百姓

按鹽州在靈州東南花馬鹽池北六鎮胡氏曰鹽夏

二州靈武涇原振武鄯甯也

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

斗塞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畱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

人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慍

懟密與王宰通謀十二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

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澤州密使諜召宰進攻澤州當爲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彫黃嶺郭僚守石會康良佺守武鄉僚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河東秦克石會關洛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軍將賈羣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羣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僞輸誠欸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秦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

送歸闕若虛爲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右拾遺崔碣上疏請受其降上怒貶碣鄧城令

按彫黃嶺在長子縣西石曾在榆社西武鄉縣在榆社南漳水東陵川在澤州東北鄧城今鄧州

初劉沔破回鶻畱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眾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

按橫水柵卽橫野軍在蔚州

四年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眾剽剗城市殺都頭梁季叶李

石奔汾州并據軍府釋賈羣之囚使其姪與之俱詣劉稹約爲兄弟稹大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戊子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上言游奕將得劉稹表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旧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卽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爲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祈哀又遣其子



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劉稹不詣尙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游奕將不卽毀除實恐非是況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詐是私惠歸於臣下不救在於朝廷事體之閒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卽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兄況千五百人何能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爲張肅所逐逃奔漢州還入成都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行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畱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充海步兵三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忻州刺史李不素楊弁遣人來爲游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

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爲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元寶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彊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戊申元寶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寶於眾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德裕曰何故元寶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之眾乎元寶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爲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亂

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甯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土門卽井陘關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相叶今得澤州拒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晏實今爲磁州刺史爲劉稹所質宰之願望不敢進或爲此也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曰朕願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三月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宏

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  
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  
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  
勢亦壯上曰善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爲河陽節度使王逢  
擊昭義將康良佐敗之良佐棄石會關退屯鼓腰嶺秋七月辛  
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  
諸對曰臣亦當以此請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  
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  
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  
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  
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  
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旣破懷

光遂用爲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

按良馬寨胡氏謂在潞州鼓腰嶺在武鄉

北縣

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他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詢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爲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中乏食令婦人按穗春之以給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爲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

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劉稹旣族薛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謀釗必不爲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爲官軍所

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奏請詔何宏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去

陳妻裴氏冕之支孫也憂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已權且泄其姦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爲潞州都知兵馬使釗得眾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王言其有貳心稹召之釗辭以到洛州未立少功實所慚恨乞畱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名爲稅商實籍編戶家貲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爲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惴惴不安

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爲之請溪不許以不遜語答之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嘏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時高元武在党山聞之亦降先是使府賜洺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洺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畱後年少政非己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宏敬安王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宏敬堯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逵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



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  
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請以盧宏  
止爲三州畱後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  
詔山南東道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  
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  
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爲十三  
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  
盡言采於眾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  
曰我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出院家必滅矣稹固請之  
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令稹所親董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  
事由五舅城中人人誰敢相保畱後今欲何如稹曰今城中尙  
有五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畱後不若束身

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爲副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爲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安能保郭誼汝自圖之稹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知兵馬使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稹已出見諸將稹治裝於內廳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攻誼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與李士貴同死乎軍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稹曰何不言之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須畱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稹曰如所言稹之心也可武遂前執其手崔元度自

後斬之因收積宗族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皆殺之乃函積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州劉公直舉營慟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相入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洛磁畱後但遣盧宏止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曰劉稹驍獍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並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諸言杜棕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殺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三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爲昭義節度使戍戍劉稹傳首至京師郭誼既殺劉稹日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曰必移他鎮於

是閱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毬場晚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悉執送京師加何宏敬同平章事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陣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卻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需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

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自用兵以來河  
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  
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  
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  
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  
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  
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  
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  
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按乾河疑泫水也固  
鎮青龍二寨宜在沁

源縣西胡註似誤沁州治沁源縣也三州註言邢洺  
磁堯山註言爲堯山十三郎謂劉匡周五舅謂裴問

五年 詔發昭義騎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成振武節度使盧鈞  
出至裴村餞之潞卒素驕憚於遠戍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譟

鈞奔潞城以避之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李德裕奏請詔河東節度使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三千自儀州路據武安以斷邢洛之路又令河陽節度使石雄引兵守澤州河中節度使韋恭甫發步騎千人戍晉州如此賊必無能爲胡氏曰分守四境使路之亂卒不得越逸而奔他鎮皆從之時詔毀天下佛寺五臺僧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臺僧爲將必不如幽州將爲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爲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主客郎中韋博以爲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出爲靈武節度副使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爲帥文矩不從亂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禍福諭之亂兵漸聽命乃遣人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上黨復遣之戍振

武行一驛乃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盡殺之

按裴村宜在潞安府

北路城在府東北四十里儀州今遼州武安今磁州五臺山在五臺縣太平驛在潞安北六十里

讀史兵略卷三十九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宣宗大中三年 吐蕃論恐熱軍於河州尙婢婢軍於河源軍

婢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困而

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

果敗婢婢收餘眾焚橋歸鄯州

胡氏曰據河橋則兵敗而退者有歸路賊兵既度焚橋阻河則

可以截論恐熱之追掩史言尙婢婢善兵按河源軍卽赤水軍在西南府西南鄯州卽西甯也皆在河北河州在河南

四年 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蘭真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

擊尙婢婢軍於白土嶺婢婢遣其將尙鐸羅榻藏將兵據臨蕃

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熊子燭盧鞏力將兵據鼂牛峽以拒

之鞏力請按兵據險勿與戰以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



不得還不過旬月其眾必潰罷子不從犂力曰吾甯爲不用之人不爲敗軍之將稱疾歸鄯州熊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乏畱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悉熱聞婢婢棄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聞懷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入州殺其丁壯剽刖其羸老及婦人以槩貫嬰兒爲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閒赤地殆盡雞項關在河州西北其北北卽龍牛峽宣威軍也關南造橋卽洪濟橋瓜州在安西州入州謂鄯廓河涼甘肅瓜沙也

十二年以康王傳分司王式爲安南都護經略使式有才略至交趾樹芳木爲柵可支數十年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去交趾半日程式意思安閑遣譯諭之中其要害蠻一夕引去遣人謝曰我自執叛獍耳非爲寇也安南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麾下精兵二千

都護中軍纔羸兵數百式至杖其背黜於邊徼

客管奏都虞候來正謀叛經略使宋涯捕斬之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頭軍李承勛以百人定嶺南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容州安南有惡民屢爲亂聞之驚曰黃頭軍度海來襲我矣相與夜圍交趾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環甲率左右登城建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有杜守澄者自齊梁以來擁眾據溪洞不可制式離開其親黨守澄走死安南饑亂相繼六年無上供軍中無犒賞式始修貢賦饗將士占城真臘皆復通使

占城在今越南國南真臘在其西南

十三年 浙東賊帥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有眾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使劉

勅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

明州甯波府也象山在其東南二百

七十里剡縣今嵊縣台州府西北至象山二百八十里

懿宗咸通元年

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范

居植死劉勅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開府庫

募壯士眾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

鈍見卒不滿三百鄭祇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

孱弱者祇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將新

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

而陳於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

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於是山海諸盜

及他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眾至三萬分爲三十二隊其

小帥有謀略者推劉駐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羣盜皆遙通書幣

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曰羅平鑄印曰天平  
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鄭祇德累表告急且求救  
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宣歙遣牙將白琮將三  
百人赴之祇德始令屯郭門及東小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  
祇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爲不足  
日史言元帥展令不振則宣潤將士請土軍爲導以與賊戰諸  
患襄而將士不以爲德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竟不果遣賊遊騎  
至平水東小江城中士民儲舟夾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  
知祇德懦弱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  
取難以力攻西班牙中無可語者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  
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可任也諸相皆以爲然遂以式爲觀  
察使徵祇德爲賓客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

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爲國家惜費則不然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郢散將樓曾衢州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爲菹醢況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爲固守之備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已巳甫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癸酉入餘姚殺丞尉東破慈溪入奉化抵甯海殺其令而據之分兵圍象山所過俘其少壯餘老弱者蹂踐殺之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

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咤歎曰有如此之眾而策豈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閒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矣明日議之咤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眾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

乃釋之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乙未式入越州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卧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賊皆知之式陰察知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

人虜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困餒甚式旣犒飲又賜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謹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爲烽燧以訓賊遠近眾寡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與之兵以爲候騎眾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爲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將游君楚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甲辰



拔新昌寨破賊將毛應天進拔唐興五月浙東東路軍破賊將  
孫馬騎於甯海南路軍大破賊將劉晔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  
應天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從  
之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斷賊南  
出之道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甯海攻  
賊巢穴昭義將跌跌幾將四百人益東路軍斷賊入明州之道  
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賊入甬溪洞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  
戰又破之高羅銳襲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自是諸軍與賊十  
九戰賊連敗劉晔謂裘甫曰鼎從吾謀入越州甯有此困耶王  
輅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晔悉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蠅  
也高羅銳克甯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  
餒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閒未可擒也命羅銳甯海口以拒之

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雲思益等  
遇賊將劉簡於甯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皆棄船走山谷。得其  
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剡恨無兵以  
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甯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眾  
尙萬餘人。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膠村。賊將王皋懼，請降。  
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糗帛盈  
路，以緩追者。蹊蹶戮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黃罕  
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  
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剡矣。苟捨我，我請爲軍導從之。茵  
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  
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  
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胡氏曰：剡城東南臨溪，西北負山城，中多鑿井以引山泉，非絕溪水所能

揭作史者乃北人臆說耳今浙東諸縣皆無城獨剡縣有城猶爲完壯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入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出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夜襲甫劉晔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甫等至越州式腰斬晔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剡城猶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論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

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兵盡行城中無  
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  
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  
不知矣皆曰非所及也八月裘甫至京師斬於東市加王式檢  
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盜爲憂夏侯  
致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爲  
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求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相  
觀在天台縣三溪在嵊縣西南東小江曹娥江也平水東小江  
據註意似指今賀家湖在紹興府東甌今甌州發今金華唐興  
今日天台縣上虞餘姚慈溪奉化甯海象山今仍舊名越州紹  
興府也西陵在其西百二十里甯西謂杭嘉湖蘇松常鎮江甯  
入府龍波監在汝州鄭縣沃州在新昌縣東南海遊鎮在甯海  
南甯溪洞在其西南海口在其東北望海今鎮海縣黃海嶺在  
縣縣東南陳鑑在甯海西南上膠  
村在其西北大崗山在奉化西北

九年 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

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慎由之從子也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成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畱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八月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九月龐勛等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爲患耳若至

徐州必殖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  
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  
擅歸勢必爲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  
峽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  
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眾合爲  
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  
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竄匿及諸亡命匿於舟中眾  
至千人丁巳至泗州刺史杜愔饗之於毬場優人致辭徐卒以  
爲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愔素爲之備徐卒不敢爲亂  
而止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  
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  
及徐城勛與許佶等乃言於眾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

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丈夫與其自投網羅爲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子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五十萬賞錢可翹足待也眾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爲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眾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誠知詿誤敢避誅夷今旣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助復於遵中申狀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尙未釋甲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釁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眾心仍乞成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爲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圍城恟懼彥曾召諸

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兒悍使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  
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  
必爲逆亂如此則閩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  
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廷皓復言於  
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  
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  
子弟二難也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擅歸不  
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  
輒敢害之則凡爲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爲  
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  
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梧四害也逼脅  
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爲一營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



則託此爲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  
大計以副眾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  
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以令士眾且曰非惟塗炭平人  
實亦汙染將士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親  
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  
兵於虹以邀之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敕使戊辰元密發  
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進其思所以奪敕  
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誑賊日暮  
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  
得其情乃爲偶人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  
伏山谷及聞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進追之時賊  
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望風奔潰賊遂抵

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爲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副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符離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尙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度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爲賊必固守但爲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爲盜以千緡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明旦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饑乏賊橫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

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爲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來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涓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度濰水踰山趣彭城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選城中丁壯爲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爲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壯賊至城下眾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大彭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劊而剉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卽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

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遲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日勛使趣之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卽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爲上客重爲勛草表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節度使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追逐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軍或死或流冤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畱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瑄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佶爲都虞候趙可立爲都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

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邳將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圓溢郭郭旬日閒米斗直錢二百助詐爲崔彥曾請翦滅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爲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爲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因望回自行刺史事泗州刺史杜愔聞勦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封府庫愔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卽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斂兵屯城西勦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

攻之眾至萬餘終不能克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震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於毬場使人詐爲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初辛雲京之孫譙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杜慆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慆挈家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爲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眾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譙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見譙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爲譙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譙急棹小舟得入慆卽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爲

信設守備帥眾鼓譟四出擊賊賊退屯徐城眾心稍安應勛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據要害而官軍尙少賊眾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元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或說勛曰畱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爲必賜旌節眾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因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

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達靺鞨契苾酋  
長各帥其眾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國攻泗州久不克遣其  
將吳迴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  
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辛讜請往求救  
杜愔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  
明復還己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讜請復往  
求救愔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  
死之愔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  
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  
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  
援而逗畱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  
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止耳起欲擊之厚本起抱止之



公弁僅免讎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讎舉身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已似入城還去則便讎逐之攬得其髻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讎曰臨陳妄言惑眾必不可捨眾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讎素多力眾不能奪讎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眾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惴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龐勛遣其將劉信將精兵數千助吳迴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宏立引兵會之戊午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己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岡之城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

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旣破翟行約乘勝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眾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爲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貴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爲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旣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愔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

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鬪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  
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  
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  
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  
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  
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里賊夜  
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賊將王宏立引兵  
數萬疾徑奄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  
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  
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  
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侵  
軼遣使詣勛說諭許爲奏請節餉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

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既破  
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  
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  
矣況未得未成而爲之者乎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  
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  
爲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  
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驕  
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  
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勛朝廷命泰甯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  
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皞遣其將薛尤將兵萬  
三千人討龐勛翔軍於滕沛尤軍於豐齋按王智興募勇悍之  
士二十日銀刀耀旗  
門槍挾馬等七軍智興與官侍中符離今宿州四驛百二十里廢  
虹縣在今五河縣西曰虹鄉雖水在其東汴水在其北荷沱在

宿州渦口在懷遠縣洪澤湖在泗州都梁山在盱眙縣淮口胡氏曰泗水入淮之口今清河縣也新興在永城縣柳子在宿州北舒今安慶府廬沂海沭陽巢皆今府州縣名下蔡在鳳台縣北烏江在和州滁和壽皆今州名滁沛豐蕭皆今縣名

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爲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勛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爲符讖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譽其勇使爲前鋒新軍旣與魏博戰敬文引兵退走新軍盡沒勛乃遣使給之曰王宏立已克淮南畱後欲自往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卽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而殺之徐賊寇海州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

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其攻壽州者復爲南道軍所  
破斬獲數千人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  
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疆不敢進讜曰我請  
爲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  
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  
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眾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  
上人喧呼動地杜悺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  
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  
不進悺令讜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  
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卻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  
進讜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胡氏曰所以作眾氣而使之進帥眾揚旗鼓譟而  
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二月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

沙陀三千騎爲前鋒陷陳郤敵十鎮之兵伏其驍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渡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柝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宏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宏立引兵度雒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宏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蹙之於雒水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宏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糧器械山移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龐勛許信以宏立驕情致敗欲斬之周重爲之說勛曰宏立再勝未賞一敗而誅之棄功錄過爲敵報仇諸將咸懼

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宏立收散卒纔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三月康承訓既破王宏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渡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逐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奔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力死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尙在故畱後未興賦黨皆以爲然夏四月壬辰勛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溫庭皓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



監軍郭厚本都押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勛乃集眾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前事已乖自此勛與諸君真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眾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佶等共推勛爲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於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賊將王宏芝帥眾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眾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棚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

胡氏曰火牛傳草爲之筏

以魏敵今云遼州郡防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  
時魏博屢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夜至豐縣  
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魏博分爲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  
助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走  
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眾且聞勛自來諸寨皆宵  
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賊悉毀其城柵迎  
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爲國賊云馬舉將精兵三  
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  
不測眾寡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眾大敗斬首  
數千級王宏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  
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  
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糧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

之或曰將軍出師數日摧七萬之眾西軍震恐乘此聲勢彼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勛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畱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眾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旣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鑑聚眾三千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爲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勛命鑑救之鑑帥所部來

降六月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義鍾離定遠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賊見其眾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他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塹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廻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舉遣別將度淮擊之斬獲數千平其寨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畱滄州卒四千人戍魯橋卒擅還翔曰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勒兵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逆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爲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畱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據山林賊鈔掠者過之輒爲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裕者

爲之帥凡叛勦者皆歸之眾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  
千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眾來降賊黨益離蔚縣  
土豪李袞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  
事裨將朱玖舉城降於曹翔直自彭城還玖逆擊走之翔發兵  
戍沛勦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玖皆不克  
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  
勣憂懣不知所爲但禱神飯僧而已初龐勣怒梁丕專殺姚周  
黜之使徐州舊將張元稔代之治州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  
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康承訓  
聞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勣曰今國兵盡在城下西方必  
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  
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蹙其後破之必矣時曹翔使

朱攻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斬獲萬計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卽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信守徐州引兵而西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元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常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眾乃遣腹心張皋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爲應使眾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元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元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尙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元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元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卽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元

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眾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元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元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估聞之嬰城拒守辛酉元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柰何爲賊城守若尙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估帥其黨保子城日昃賊黨自北門出元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信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

訓始知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助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冲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度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勛引兵循渙水而東將歸彭城爲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蕲將濟水李袞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縣西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宋威亦取蕭縣吳迴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張元稹爲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官軍深塹重圍以守之辛丑夜吳迴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迴死於招義以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慆爲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爲節度使召見畱爲左金吾上將軍賜



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諡為亳州刺史謚在泗州犯圍出

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愔不能成

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按鹿塘在永城縣南楚

日義成魏博鄆延義武鳳翔橫海秦甯宣武忠武天平也吳水

在宿州襄城在蕭縣芳城在宿州斗山即陡山在盱眙西雷武

小堆皆蕭縣寨名第城驛在宿州西北下邳即邳州招義在鳳陽

府東鍾離即鳳陽府定遠在其南北接蕭縣界在宿州之南也

魯橋在濟甯州臨渙在宿州西南北接蕭縣界在宿州之南也

初南詔遣使者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

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酋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陰

遣人致意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怨怒

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貪

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是月南詔驛信

酋龍傾國入寇引數萬眾擊董春烏部破之十一月蠻進寇雋

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開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滂遣充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十二月丁酉蠻衣充海之衣詐爲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眾乃覺之遂陷犍爲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對岸刺史楊恣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眾皆潰恣允瓊脫身走壬子陷嘉州寶滂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結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械爭渡忠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滂懼自經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至於是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遁三將謀曰今眾寡不敵明日復戰吾屬盡矣不若乘夜攻之使之驚亂然後

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進

陷黎雅民竄匿山谷敗軍所在焚掠旁奔導江邛州軍資儲備

皆散於亂兵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詔左神武將軍顏

慶復將兵赴援

按董春烏在甯遠府甯遠縣也清溪關在清溪縣大渡河南岸雪坡在馬邊縣北沐源川

今沐山司在馬邊東江在敘州府南之大江注言青衣江微誤

健爲今縣陵州今仁壽縣榮州今榮縣陵雲寺在嘉定府南嘉

定卽嘉州也黎今清溪雅今

雅州邛今邛州道江今灌縣

十一年春正月西川之民間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成都

但有子城亦無壕人所占地各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盎以自

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

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使攝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修

守備選將校分職事立戰棚具礮檣造器備嚴警邏先是西川

將士多虛職名亦無稟給至是揭榜募驍勇之士補以實職厚

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  
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  
乎皆歡呼踴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  
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行魯彭州人也戊  
午蠻至眉州耽遣同節度副使王偁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  
元忠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南詔進軍新津定  
遶之北境也甲子蠻長驅而北陷雙流癸酉廢定邊軍復以七  
州歸西川是日蠻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遣先鋒遊奕使  
王晝至漢州調援軍且趣之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  
漢州會竇滂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  
以自存丁丑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遇蠻前  
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竇滂自以失

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眾多於官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弊未易遽前諸將信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爲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縲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盧耽以楊慶復攝左都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爲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後數日賊取民糴重沓濕而屈之以爲蓬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斲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死顏慶復以援軍將至佯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曷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

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蠻見和使不至庚寅復進攻城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皋招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訴以無甲弩皋使匠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又東蠻荳那時勿鄧夢衝三部助皋破吐蕃有功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怨唐深自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爲之盡力得唐人皆虐殺之朝廷貶竇滂爲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爲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蠻分兵往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梃以助官軍呼聲震野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會右武衛上將軍宋威以忠武二千人至卽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驛距成都三十里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知援軍必勝矣戊戌

蠻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答之蠻以援軍在近攻城尤  
急驃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  
遷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初朝廷使顏慶  
復救成都命宋威屯綿漢爲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  
居多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城中戰士亦欲與北軍合勢  
俱進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新穿水造橋未  
成狼狽失度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甲兵服物遺棄於路  
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保邛州蠻圍之二  
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壅門城胡氏曰城門之外別築垣牆以遮城  
門謂之壅門今人謂穿壅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胡氏曰新木爲鹿角  
之入卦壅者是也今人謂之排板者是分立寨屋謂之鋪蠻知  
營以居士卒城上分立小屋使守卒居之以候望謂之鋪蠻知  
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先是西川牙將有職無官及拒卻南

詔四人以功授監察御史堂帖人輸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苦之  
胡氏曰有功授官而發其輸錢史言唐之紀綱大壞按摩訶池  
在成都子城內彭州今彭縣蘆州今仍曰蘆州定遠軍治邛州  
統邛眉蜀雅嘉黎嵩七州導江今雅縣毗橋在漢州南康今德  
慶州星宿山沱江驛皆在新繁縣升遷橋在成都城北面龍提  
北池